

青春

遗梦

Qingchun yimeng

朱应海

著



长篇纪实文学

这是一个普通人物平凡而坎坷经历的真实记录，是与时代脉搏同时跳动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青年的心电图。它以酣畅淳朴的语言，真实感人的故事，给世人展示出半个世纪以来，贫苦农家孩子自强不息，顽强拼搏，悲欢离合，友谊与爱情的立体画卷，彰显了这一代人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的高尚情操和不可朽的生命价值。



甘肃民族出版社
GANSU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青春 遗梦

Qingchun yimeng

朱应海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GANSU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青春遗梦/朱应海著.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5421-1428-0

I. 青…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3454 号

书 名:青春遗梦

作 者:朱应海 著

责任编辑:梁宝毓

封面设计:王林强

出 版:甘肃民族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发 行: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刷:甘肃地质印刷厂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6.25 **插页:**2

字 数:290 千

版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 000

书 号:ISBN 978-7-5421-1428-0

定 价:38.00 元

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或无文字现象,可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
邮编:730030 地址: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网址:<http://www.gansumz.com>
电话:0931-8773420(藏文编辑部 联系人:交巴李加 E-mail:melce@sina.com)
电话:0931 8773261(汉文编辑部 联系人:李青立 E-mail:lili295@sohu.com)
电话:0931-8773219(策划部 联系人:桂渝 E-mail:lanzhougy@163.com)
电话:0931-8773271(经营部 联系人:葛慧 E-mail:gsmzgehui3271@tom.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读完《青春遗梦》后,我伏案沉思,心潮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一个普通人物平凡而坎坷经历的真实记录,是与时代脉搏同时跳动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学生的心电图,它以酣畅淳朴的语言,真实感人的故事,给世人展示出半个世纪以来,贫苦农家孩子自强不息,顽强拼搏,悲欢离合,友谊与爱情的立体画卷;彰显了我们这一代人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的高尚情操和不朽的生命价值。

我就是书中提到的“三家村”中的一员,排行老二,我们三个人情同手足,患难与共,相处多年,自以为对老三十分了解,读了《青春遗梦》才知大谬不然,他的内心世界是那样的宽广、丰富和深邃,他的生命历程又是那样的曲折离奇,每翻一页书,犹如脱去他身上的一件衣服,书看完了,衣服也就脱光了,一个玲珑光洁、真诚强悍的小伙凛然站在面前,被他的魅力所折服。

他生长在一个失去双亲后几经组合的家庭,善良、仁慈的继母养育了这个没有吃过他生母一口奶汁的孱弱幼苗,树立了一个伟大母亲的光辉形象。家境的贫寒是他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命运曾多次摧折他,给了他太多的苦难和不公,然而他却奇迹般地成长起来,而且不愧为我辈中的一个佼佼者。

特殊的家庭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多变的时代风云,包括他如诗如画爱情故事,从多方面打造了他坚毅执著的性格,培养了他严谨勤奋、乐观向上和追求完美的品格;还有对伟大继母的感恩和思念,对生活的热爱,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这就是一个年近古稀之人,成就洋洋洒洒二十多万言的原因。

我几乎是含着泪读完最后一页的,文章文词清丽,诙谐幽默,朴实无华,就像作者本人一样,平易近人,娓娓道来,声色俱佳;又如参加一个故事会,既轻松自如,又受益匪浅;青年人读之,一定会大有裨益。书中关于我的一段记述,真实生动,亲切感人,使我老泪涟涟,感谢兄弟对老哥当年的理解和支持。

今填词《南乡子——<青春遗梦>感怀》,算是对此书出版的祝贺:

无意竞风流,
绝地少年气斗牛,
是非荣辱泯一笑,
何忧,
百尺长卷话春秋,
长歌漫神州,
万缕情思上白头,
恨无青锋再上马,
携子将孙信天游。

王长喜

二〇〇八年元月

目 录

第一章	扬子江巧遇故知	西子湖漫话桑梓	(1)
第二章	说牛鉴再话故里	叙家世生母早逝	(12)
第三章	继母续弦振家业	生父挂孝黄泉路	(24)
第四章	癸酉年长女成亲	甲子岁聊话夕阳	(38)
第五章	黎明前玉双私奔	拂晓后继父入赘	(53)
第六章	光明寺里学童惊魂	万寿宫前傻瓜叹美	(66)
第七章	鸚鵡学舌演故事	早岁哪知世道险	(80)
第八章	陈书记解析“枣园子”	孙老师劝学到新关	(91)
第九章	同桌共享青春梦	实话细说女儿愁	(103)
第十章	县官接受葫芦赠	舅母尸掩皇城坡	(116)
第十一章	古道身践祖母训	西出阳光生死路	(128)
第十二章	激情黄河大合唱	伴友夜渡石门河	(146)
第十三章	青春时期花絮飞	情满民族大家庭	(158)
第十四章	身赴陇原经风雨	怀念父老真挚情	(172)
第十五章	毕业答卷甘南行	美丽草原百合花	(183)
第十六章	众学子共济“一只船”	杂牌军同饮酒泉水	(193)
第十七章	王队长探问外家事	赵元帅补戴地主帽	(203)
第十八章	胡子兵造反成名片	逍遥派东进孔孟乡	(215)
第十九章	“甘待生”各自奔前程	姚妈妈乱点鸳鸯谱	(225)
第二十章	湟水河旁柳毅传剑	关中平原泰山忆旧	(238)
后 记			(253)

第一章 扬子江巧遇故知 西子湖漫话桑梓

人生有三大快事：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一九九三年的仲秋我家可谓三喜临门。八月小女儿金榜题名金陵外埠的一所大学，大女儿的婚期又约定在九月十二日，我们全家其乐融融。老伴没有去过南京，我久有陪她到南国一游的打算，于是决定和小女儿同行，也将了我的夙愿，就把起程的日期定在了八月二十六日。在小女儿接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距她的报到日期还有近半月的时间，我们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装就成行了，一者是和小女儿同游同乐，二来是要赶在九月十二日前返回，与大女儿共享喜庆。

仲秋的金城，瓜果飘香。皋兰山下五彩缤纷，黄河两岸游人如织。八月对于兰州来说有着特别的意味，四十四年前的八月二十六日兰州解放，经过那场战火洗礼的兰州人也没有忘记这个获得新生的日子。是日黎明，未来的大女婿找了辆面包车，和大女儿送我们赶乘去南京的火车，此时的兰州仍然是灯火通明，流光溢彩，我想起了三十二年前初到兰州时的一篇题为《窗外》的短文：

每当黎明，东去的列车就把我唤醒。当再一次听到它那惊天动地的吼叫时，我就禁不住地打开窗户向外眺望，兰州市大片灯火像亿万颗钻石熠熠闪烁，像大海中无数金砂随波荡漾。看上去黑夜好像强大无边，转眼清冷的晨曦变成了磁蓝色的光芒，几颗顽固的星星还在眨眼，窥视着人间。此时，我不由地想起了当年，又禁不住地说了声“天亮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北，驻扎在兰州的马匪还想垂死挣扎，妄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到来之前血洗兰州。八月三日黎明，两个便衣特务，突然闯进我家，当时我还在梦里，被一阵翻箱倒柜的声音惊醒时，我的妈妈已被上了铐。我一骨碌爬起来蹦到妈妈的身边，失声地哭叫着：“妈妈！妈妈！”我仰望妈妈，她那两只怒火冲天的眼睛盯着翻箱倒柜的特务，我使劲地摇着妈妈的手，恨不得用我的小拳头砸碎手铐，此时妈妈低下头，她那慈祥的脸没有丝毫苦愁，她安慰我说：“成儿，不要哭。”特务们翻箱倒柜过后，就推妈妈走，我使劲地拉着妈妈的手不放，一个特务把我一脚踢开，我倒在地上，大声地哭叫着妈妈。妈妈的

脸刚转向我，特务一把把妈妈推出门外。“成儿不要哭，天快亮了！”妈妈说着，摆脱特务的夹持，走了。

这以后，我住在刘叔叔家里。八月二十六日清晨，刘叔叔带我到医院看妈妈。我一见妈妈就热泪盈眶，偎在妈妈的身旁低声哭着，妈妈憔悴的脸上也滚着泪珠，妈妈吻着我的脸说：“成儿，天已经亮了，你去自由的玩吧！”

想到这里，忽然看到一群小鸟自由自在地在窗外飞翔，这时我恍然大悟，天已经亮了。此时东方的云霞里闪着金光，如同沸腾的溶浆向上飞溅，渐渐地，几个红色的小片，冲破云霞密集成了一个圆大的金盘，进了出来。太阳出来了，它晶光耀眼，火一般红，火一般热。

三十二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想到这里，大女儿提醒我：“爸爸！车站到了。”我隔着车窗的玻璃向外看，天亮了，兰州市沐浴在温馨的晨晖中。

随着内燃机车清脆的鸣叫，开往南京的188次列车正点从兰州出发了。大女儿和未来的大女婿频频向我们招手，祝福我们一路平安。火车徐徐启动，车厢内外仍然是一片依依惜别之情，有的招手，有的叮咛，有的微笑，有的凝眉，还有的擦着眼泪，列车开出车站后，进入了正常的运行状态，车箱里也慢慢安静了下来。我们乘坐的卧仓六个席位都有乘客，那三个人也和我们一起并坐下铺。一个四十开外，五大三粗，谈吐豪放，一口东北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关东大汉；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南方口音，着装入时，文质彬彬；一个是眉目清秀，落落大方的兰州姑娘，她也是去南方上大学的。大家相互礼让，问长问短，很快就融洽了。小女儿听说那个兰州姑娘也是去南方上大学的，好像一见如故，打开话匣子就攀谈了起来。关东大汉点了一支烟，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如今这火车也会溜须拍马”，把大家都逗笑了。我看这关东大汉有点风趣，就接着他的话问道：“火车怎么个溜须拍马？”他说“过去火车跑的声音是开封—郑州！开封—郑州！如今怎么听也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我说：“这与你的情绪有关，不论过去和现在，火车行驶中的声音始终是”咕叽—咕咚，咕叽—咕咚！”我把这“咕叽—咕咚”的音调说的特别重，还真有点火车行驶中的声音，惹得大家笑了。关东大汉也笑了接着说：“开个玩笑给大家解解闷。”于是说了个顺口溜：“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提拔了溜须拍马的，苦了当牛作马的，整了单枪匹马的。”又接着解释说：“其实，说这些也没啥用，这年头，只有说话不上税，‘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得说，但愿不白说’”。这关东大汉的疙瘩话一套一套的，真还有点东北风味。他又点了一支烟，问我老伴：“你是干啥工作的？”老伴微笑着对他说：“当老师的。”“噢，你就是鱿鱼海参认不全的九等公民。”这一问一答一总结，突然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旁

边一个小伙子好奇地假到跟前问：“还有那九等是怎么说的？”关东大汉吸了口烟，耸了耸肩，有点得意地说：“我给你们说说听听”。像瓦罐里倒核桃，道出来了“十等公民”：

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子孙孙享清福；
二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都报销；
三等公民搞租赁，洋房小楼带小姘；
四等公民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
五等公民手术刀，拉开肚皮拿红包；
六等公民是演员，扭扭屁股赚大钱；
七等公民搞宣传，隔三间五解个馋；
八等公民方向盘，上班下班都挣钱；
九等公民是教员，鱿鱼海参分不全；
十等公民老百姓，辛辛苦苦干革命。

关东大汉这一说，把两个女大学生的注意力也引了过来。我小女儿说：“这是你编的吧？”“哈哈！”关东大汉接着说：“我哪有这文墨，这顺口溜都编曲子唱了，都传遍了大江南北，难道你们没听过？”那个青年小伙子又把话题插了过来：“叔叔你还有什么顺口溜，再说几个听听。”文质彬彬的青年男子说：“现在的顺口溜多了，汇集起来是一本厚厚的书，老百姓对时弊有看法，编出这些闲言快语，发发牢骚而已。就这吃喝风来说吧，上面也没有办法，三十八个红头文件堵不住一张嘴，每年可以吃掉一个三峡水库，每年喝掉的酒比杭州西湖的水还多。”青年男子这么一说，关东大汉又坐不住了，紧接着说：“说起这吃喝风来，顺口溜还真多，我给你们说几个听听。”于是又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公款宴会是惯经，碍得政令稍消停；
并非一时无口味，只是为了避风声；
如今风头已渐过，重开筵席互相请；
八菜两汤算廉政，吃喝也是为革命；
川鲁风味孔府宴，正宗粤菜美食城；
干白啤酒白兰地，茅台特曲竹叶青；
鸡鸭鱼肉吃腻了，尝尝鹿脯与蛇羹；

放开肚皮吃个够，账由会计来算清。

这个关东大汉说了一句“火车也会留须拍马”引出了这么多的闲话，大家说说笑笑，时间也过得很快，列车播音室播出了卖午餐的广告。我们有自备的食品，老伴拿出了方便面，还有火腿肠、鸡块，凤爪、榨菜等。小女儿去打开水，那个去南方上大学的兰州姑娘也跟着去了，不一会开水就打来了。老伴还把拿出的食品向在座的几位相让了一番，他们都说自己也带了吃的，老伴也就不再说了，我们就吃了起来。午饭后我就睡了，他们仍在谈那些与时弊有关的闲话……

当我午睡醒来时，列车已经过了西安，马上就要进入渭南车站，老伴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好像在想什么，看到“渭南车站”四个大字，我才恍然大悟，老伴在想家了。

老伴的老家在渭南地区的大荔县，地处八百里秦川的东北角，这里土地广袤，盛产小麦和棉花，是陕西省的粮棉基地之一。陕西省的国棉十三厂就建在大荔县，我的一个内弟就在那里上班，也组成了一个半工半农的小家庭。

一九七六年的残冬，劫后余生的中国人已经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也感到了春天的气息，老伴和我的精神压力也放松了一些。次年早春二月，我们仍戴着“臭老九”和“孝子贤孙”的帽子，战战兢兢地回了一趟老伴的老家，那也是我第一次瞻顾泰山之居。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六个年头，阔别了十六年了，看到她那双眼含情脉脉的样子，确实也是想老家了。岁月有情也无情，那时我的大女儿才六岁，小女儿才两岁，如今时光的妙手把她们打扮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而我们却难逃白驹过隙的铁律，两鬓微霜了。

188次列车在渭南车站没有停，通过渭南在华山脚下蜿蜒前行。穿过潼关——这个鸡鸣三省的地方，前方就是河南省的灵宝市，这里有历代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函谷关。据传说老子在此受困，写下了《道德经》五千言，破译人生，驾鹤西归。到了洛阳，关东大汉乐哈哈地向我们告别，他要在这里下车去搞点生意。我们的仓座内少了关东大汉，也显得冷清了许多。此时列车的广播提示旅客，列车进入了夜间行车，我按时睡了，列车行驶的声音是“改革——开放”还是“咕唧——咕咚”我也渐渐地听不清了。

次日傍晚，我们终于到达了南京的浦口车站，大江滔滔，轮船熙熙，暮霭沉沉，吴天阔阔。小女儿欣喜不已，老伴也连口称赞：“好地方！好地方”我说：“这还在江北，过江后才是南京。”

过江后我们找到了一家旅馆，已是午夜时分了，老伴和小女因旅途有些劳

累,躺下后就很快睡着了,我却久久不能入睡,关东大汉的“顺口溜”,还有那个文质彬彬的南方人说的话,不时地回响在我的耳边;又想起了《红楼梦》里的许多故事。《红楼梦》千古绝唱,曹雪芹在这石头城梦出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如果说现实的“顺口溜”是直言了当代的社情民意,那么曹公则是用妙手绝笔,温文尔雅,如诗如画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人情世故。不说大观园里贾氏内部的等级差别,就是连使唤丫头也分三六九等。“顺口溜”和“荒唐言”可谓异曲同工。各自反映了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如同自然界的高山、平原、丘陵、峡谷、沙漠、绿洲、汪洋大海、河流、小溪、参木、小草、鲸鱼、小虾等永远找不到一种平衡一样,是古往今来,乃至后世人生的永存现象。历览人间不平事,犹如地貌呈万像,谁也消灭不了这种差别,能够缩小一些这种差别,就是盛世之功了。看破的各奔前程,执迷的怨天尤人。曹公梦来梦去,悲悲切切地把贾宝玉打发出去找世外桃源。还是那个关东大汉聪明,乐乐哈哈去搞点生意把日子过得红火起来。

来南京时,受人之托,要我们去马鞍山看望一个住在那里的古稀老人。受人之托如负千斤,我们商议,先放下这副重担,然后折回南京,轻轻松松的旅行。于是,到了南京的第二天,我们就去了马鞍山。马鞍山在扬子江畔,是一个新型的工业城市,距南京市仅百里之遥,是安徽省的辖区。在宁铜线上,火车沿江而下,约一个钟头就到了。

我们很顺利地找到了这位古稀老人,他年近八旬,虽满头银发,却清癯有神,看上去保养得很好。他住着一套小别墅,在底楼的客厅里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们介绍了他的老伴和外孙女。我略谈了来意,寒暄了几句,把稍带的东西放下就想告辞。老人说,“怎么也得吃过饭再走。”正说间,窗外停了一辆皇冠小轿车,紧接着进来了一个五十出头的壮汉,他一进门略瞧了我一眼后,一个箭步走到我的面前,两手抓住我的双肩,兴奋不已地说:“好家伙,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我措手不及,定眼看时,也是喜出望外,这不就是二十年前同事加室友大柳吗!天底下就有这么巧的事。二十年思念不相知,一朝喜逢扬子江。大柳把我轻轻地按在座椅上,向我老伴叫了声“嫂子!”面向小女儿问我:“这是红波吧?”我说:“这是老二,叫红雨。”他又风趣地说:“这么说你是有两千斤(金)了。福气!福气!”然后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岳父母和女儿柳霞。并对老人说:“爸!这是我二十年前在海石湾的朋友。”老人带有惊喜地对他说:“那就更不应该走了。”朝着放有电话机的茶几走去。此时大柳的“大哥大”响了,大柳接电话说:“正好我也要给你打电话,你把车开过来,接我一个老朋友到酒店。”看来不在这里吃饭是不行了。我

说：“大柳，即便是在这里吃饭，也不要破费。”大柳笑眯眯地说：“今晚还得住下，看看我的酒店。”小女儿听了这话不由地伸了一下舌头。老人也欣然地回到了座椅上。不多时又来了一辆皇冠小轿车。此时挂在客厅的石英钟自动报时：现在是十二点整。大柳说：“我们先去吃饭，要说的话还多得很哪！吃饭后我们回到客房好好地唠唠。”

我和老伴还有红雨乘了大柳开的那辆车，老人和他的老伴及柳霞乘后面开来的那辆车，老人摆手示意，让我们先走。两辆小车离开了别墅，通过雨山大街，开到了皖鞍大酒店。酒店宏伟壮观，富丽堂皇。下车后，大柳径直地把我们带到了二楼的《太白轩》包间，两位礼仪小姐彬彬有礼地搀扶着二位老人上了二楼。《太白轩》宽敞明亮，布置得古朴典雅，两套红木沙发分别放在南北两侧，靠西摆着彩电音响，旁边放着一个一米多高的景瓷大花瓶，花瓶上有李白《举杯邀明月》的图案，东西墙上是硕大的玻璃窗户，地中间摆着一个带有转盘的十人餐桌，座椅也是红木家具，南北两面墙上各挂着一幅字画，都是李白的名句。南面墙上的字画是：“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北面墙上的字画是：“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大家坐定后，大柳动手打开了一瓶“口子酒”，并亲自给每人斟了一杯，举杯对我和老伴说：“老哥、嫂子、还有红雨，今天难得和你们相聚，咱们先干了这一杯！”并对两位老人和柳霞说：“你们也随便喝点。”大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相互碰杯。也许是高兴，我和大柳一饮而尽。大柳摊手指着餐桌上的菜肴说：“先吃点菜，咱们慢慢喝。”随手又在我俩的酒杯里斟满了酒。我吃了一条酱色豆腐干。大柳问我：“这豆腐干味道怎样？”我说：“好吃！好吃！”大柳说：“这是马鞍山的特产，名叫采石干，畅销南方各省，还远销东南亚各国，走时给你们带上一箱。”话音刚落又把酒端了起来：“来！头一杯酒是欢迎老哥你们到来，尽小弟地主之谊。这里再敬老哥一杯，是友谊，是思念，嫂子和红雨也端起来，咱们一同干了。”他这么一说，一切都在酒杯中了，我和大柳又是一饮而尽。紧接着热菜一道道地上来了，几乎都是海鲜，做工十分考究，菜名也典雅有趣，色香味样样俱全。其中有甲子拜寿、龙虾戏荷、河蟹献胆、银蛇盘垣、金蛙绕步、贵妃沐浴、泥鳅翻浪、春江鸭暖，真是一桌美味佳肴。大柳说：“你们随便吃，还有几道菜马上就上来了。”说着叫服务员另拿了六个高脚杯放在一个碟子里，并一把酒斟满对我说：“咱们还是按海石湾的规矩上个塔尔寺。”我知道这个塔尔寺的规程，一上一下共要喝四十二杯酒，没有酒量是上不得的。何况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能和二十年前相比，就忙对大柳解释说：“我已患了糖尿病，按医生的嘱咐，是滴酒不能

沾的。”大柳将信将疑，再三要喝，我也婉言拒之。这时老人插话说：“糖尿病患者就得忌酒。”大柳听了也就罢了。大家边吃菜，边拉家常。席间大柳的岳父向我们述说了他的革命经历，也对时弊作了一些评论。“六十年代端起碗来喝清汤，放下筷子唱亲娘；现如今，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并说他也是糖尿病患者，已有三十多年的病史了。还谈了他控制糖尿病的亲身体验。按老人的话说，概括起来就是“二十字方针”：稳定情绪，调整饮食，注意锻炼，节制性欲，药物相辅。三十多年来，他就是按这“二十字方针”抗病养生，活到快八十岁了。他再三叮咛我，按这“二十字方针”试试，绝对有益无害。

午饭后，两位老人和柳霞坐车走了。大柳把我们安排在酒店的客房休息。下午四点钟，他亲自开车，拉我们去太白楼和采石矶游玩，按他的话说“不然就是没来过马鞍山。”

我们领略了马鞍山的旖旎风光，六时许又回到皖鞍酒店，大柳的夫人和柳霞在那里等候我们。晚饭后我们同到午休时的那个房间，房间的茶几上摆满了水果、瓜子、饮料等，还摆了两盒红塔山香烟。在非常欢快的气氛中，我们畅谈了四个多小时。从海石湾谈到马鞍山，从大通河谈到扬子江，从五泉山谈到中山陵，二十五年的风风雨雨，二十五年的酸甜苦辣，家事国事天下事无所不谈，无话不说。

大柳，名叫柳宽，毕业于一个很有名气的建筑工程学院，一九六八年我们同时被分到一所中学教书，并住在一间宿舍，他人高马大，说话大声大气，处事落落大方，是一个标准的关汉子。他的这“三大”无人可比，给人的印象也好，室友们都称呼他“大柳。”在同室的几个人中我俩对时势的看法基本相同，思想和感情方面的交流也多，因而情深日笃。他比我年幼两岁，很有主见，善于独立思考，在那宗派林立，山头别起，暴风骤雨式的年代里，从不随波逐流。但他直言快语，总是惹来不少麻烦。他说：“红卫兵是受害者”、“造反派是心怀怪胎”、“武斗是上当受骗”、“忠字化运动是封建帝王思潮”、“一分为二不是辩证法”等等。这些都是文革禁语，说上一句就会引火烧身，他说的这些暗中被人记了下来，告给了军宣队，把他当做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关进了“牛棚”，每天和“牛鬼蛇神”一起早请示晚汇报：“毛主席，我有罪，我向老人家请罪。”后来在清队落实政策时，查了他的五代，没有发现什么其他问题，把他放到一个建筑单位，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塞翁失马，因祸得福。他到建筑单位如鱼得水，很快搞出了一些成绩，并且认识了后来的妻子，二人相恋不久就结婚了，紧接着一张调令，他俩同时都调到了马鞍山的一个大型冶金建筑公司，成了当时被称作“空中飞人”的一大新闻。当时

他没能告诉我原委,只到今天才知道了真相。

他的岳父是在皖南打过游击的老革命,文革初期也被挂了起来,直到清队落实政策时又恢复了工作,调任为这个大型企业的党委书记兼经理,在系统内有不少熟人,他的调动就得益于岳父的一个电话。由于他学有所长,再加上他岳父的扶持,到这个公司可以说是直步青云,至今成为这个公司的副经理兼总工程师。这些年在官场混得多了,也知道了一些下海经商的门路和渠道,也让他的夫人承包了这个酒店,一只脚也伸进了“海”里。

在畅谈中,我也向他简要地叙述了阔别二十年来的生活经历和工作情况。大柳叹息着说:“老哥混到这个份上,也是不易,按照你的胆识和能力,还是应该有所作为,可惜你太老实了。常言道‘生命在于运动,人情在于走动,当官在于活动。’这些年你能活动活动,不比现在更好些!”我说:“你我都到了知天命之年,谈这些有什么用。人各有志,千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人各有命,众手可以推山,个人难以抗命。我光明磊落,坦荡一生,无怨无悔,活得坦然自在。”大柳说“也是!也是。”

谈到这里,我把话题转到他夫人承包的酒店上。大柳不以为然地说:“这算不了什么,还有搞得比这大的,我们也只是小鱼游海,说不定哪天被大鱼吃了。人世沧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的好汉转着当。金钱是流水,权利是绳套,今天你套我,明天我套你。我混到今日,虽说钱权都有了,也难保不会有‘一江春水向东流’。”没有想到,大柳这般风光,却把话说得如此凄凉。内中或许有难言之隐吧!

马鞍山之行是我仲秋的又一快事,可谓又是一喜。次日,我们婉言谢绝了大柳的再三挽留,折回南京,游览了中山陵、莫愁湖、夫子庙、雨花台等几处金陵名胜,按锡、苏、杭、沪、常的旅游线路取道南行。在太湖边上,我给老伴和小女儿拍照时,过来四个广东游客和我们搭话,问我们的胶卷照完没有,我说“才照了几张。”看样子他们也想在这里留个影,我给老伴和小女儿拍照后,就对四个广东游客说:“来!给你们也照一张,你们留个地址,到时候给你们每人寄去一张就是了。”其中一个年龄和我相当的游客说:“那多不好意思!”我说:“都是天涯行路人,相识就是有缘分,不必计较这些。”他们见我如此的恳切,就过来每人照了一张,留了他们的通信地址,我也给他们写了姓名和工作单位,然后我们互相通报了下一个旅游点,恰巧都是苏州。下午四点钟,我们结伴赶乘去苏州的火车,车票都买在同一个仓位里。上了火车,哪个和我年龄相当的广东人坐在我的对面。这个人十分幽默,和我一搭话就开玩笑说:“我在太湖边给你的那张联络图,写的就

是我的姓名和工作单位。”我打开那张纸条一看才知道,他叫杨建洲,在广州一个大型企业的武装部工作。紧接着他又开玩笑说,我们七个人组成一个旅游团,叫大家起个名字叫什么旅游团好。其中一个广东人说:“我看叫东西旅游团好。”他这么一说,引得大家笑了。其中另一个广东人说:“这个名称,按照方位名词来说,也还可取,如果按实物名词解释,我们是什么东西?不好!不好!”杨建洲说:“东西旅游团是难听了点,而且谁也说不清我们是什么东西。广州别称羊城,兰州别称金城,我看叫‘两城旅游团’吧!”杨建洲说完,第四个广东人说:“这个名称不错,还是你有点墨水,那就团长也是你当了。”大家又是哈哈大笑。

我没有去过广州,耳闻广州的变化很大,就问他们广州的一些情况。杨建洲先开言河,说广州人的思想很解放,生活的节奏也很快,时间就是金钱,竞争意识很强。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遍地开花,找工作不难,在那里打工的外地人很多,甘肃人在那里闯世界的也不少。其他三个人也说了许多广州人衣食住行方面的时尚和奇闻趣事。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到了苏州,当晚,我们观看了苏州的夜景。次日,“两城旅游团”在杨团长的带领下游览了姑苏城的主要景点,这个东方的威尼斯,确实给我们留下了“人家尽枕和”的印象。

游完了苏州,“两城旅游团”在津杭大运河上整整漂泊了一夜,次日黎明到达了我們向往已久的“天堂”。下船后大家简单的吃了一点,就乘约定的中巴车进入杭州游览,游了西湖及苏堤周围的名胜,去了钱塘江、六和塔、灵隐寺,游完这些

景点已是夜幕西垂了。这天正值中秋佳节,花灯齐放,皓月当空,杭州美不胜收,真给人一种“何日更重游”的感受。在杭州市中心观罢夜景后,杨建洲说今晚他请客,我说大家在一起吃饭也



在南京送小女儿上大学

好,凑份子比较妥当。杨建洲说:“你这话就有点见外了。我们相处这么多日,相互关照,和睦友好,既是缘分,也有情份。交个朋友,吃顿饭算个啥!”另一个广东人接着说:“就是!就是!杨团长请大家吃饭最合适。”另两个广东人也掺和进来说,非杨团长做东莫属。于是,我们又回到西子湖畔,找了一家饭馆,一面吃饭,一面聊天,一面观看西湖夜景。

在吃饭的当儿,一个广东人又开玩笑说:“听说苏杭二州出美女,看和我们广东人长得差不多。”另一个面对我和老伴说:“我看也是,还是你们的女儿长的漂亮。”我说:“你们过誉了。其实,野山出俊鸟,美女到处有,你们广州也不例外。美女之所以出名,不仅是有貌,她们还必须有才,就说那褒姒、西施、卓文君、王昭君、貂蝉、杨贵妃,他们都是历史上有名的美女,也是有名的才女,他们以才托貌,才留名千古的。”杨建洲说:“苏杭二州美女还是有,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我想与他们的婚配同地化有关,世代代如此,势必会造成近亲衍繁,产生了人种退化现象,所以美女不是那么多了。”他这么一说,这苏杭美女的玩笑也就罢了。

另一个广东人又接着向我“开炮”:“听说你们甘肃那地方,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有一棵树就是一个风景点。”我说:“那是人们的夸张。甘肃有些地方是荒凉,但在地貌和风土人情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甘肃地形狭长,东西长有两千多公里,有浩瀚无垠的大沙漠,有茫茫无际的戈壁滩,有富饶万顷的良田,有广袤千里的沃野,更有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南国风光。有高山、有河流、有冰川、有绿洲。首府兰州被称为黄河上的明珠,也是繁花似锦,滔滔黄河润泽兰州,也是一派北国江南风光。”听我把甘肃说得天花乱坠,四个广东人都笑了。我接着说:“百闻不如一见,你们亲自去看看就知道了。河西走廊有举世闻名的敦煌文化艺术宝库,很值得一游。你们若到甘肃来,我陪你们到敦煌去,我的家乡也在河西,顺便也到我的家乡看看,那里也是一块有名的地方。”杨建洲插话道:“你先说说你的家乡怎么个有名。”我说:“我的家乡,虽不能和你们物宝天华,人杰地灵的广东相比,但也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她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张骞出使西域,唐玄奘西天取经,都途经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汉武帝的骠骑大将军在这里建立过赫赫战功。咱们国家的旅游标志马踏飞燕就是在这里出土的。”杨建洲插话道:“你说的是武威吧!”我戏笑着说:“你的历史知识不错么!我的家就是武威。”杨建洲说:“我知道武威,古称凉州,是历史上四个小凉国建过都的地方,也叫姑藏,唐朝诗人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写的就是你们武威。曾任清

朝两广总督的李栖凤就是你们武威人。“我真没想到杨建洲对武威的历史有这么多的了解。我说：“我只知道历史上武威人牛鉴，在清朝任过两江总督，而李栖凤任两广总督还是第一次听说。可见他的知名度比洪秀全，孙中山差多了，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民国之父孙中山，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都是你们两广人。”杨建洲说：“史海无涯么，知道多少就算多少。”

说到这里，饭菜也吃得差不多了，时间也到了午夜。杨建洲说他们明天从这里返程广州，而我们还打算明天去上海。大家又说了许多惜别的话。我邀请他们到甘肃来，杨建洲说：“一定去。”他也邀请我到广州去，我说：“一定去。”大家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西子湖。